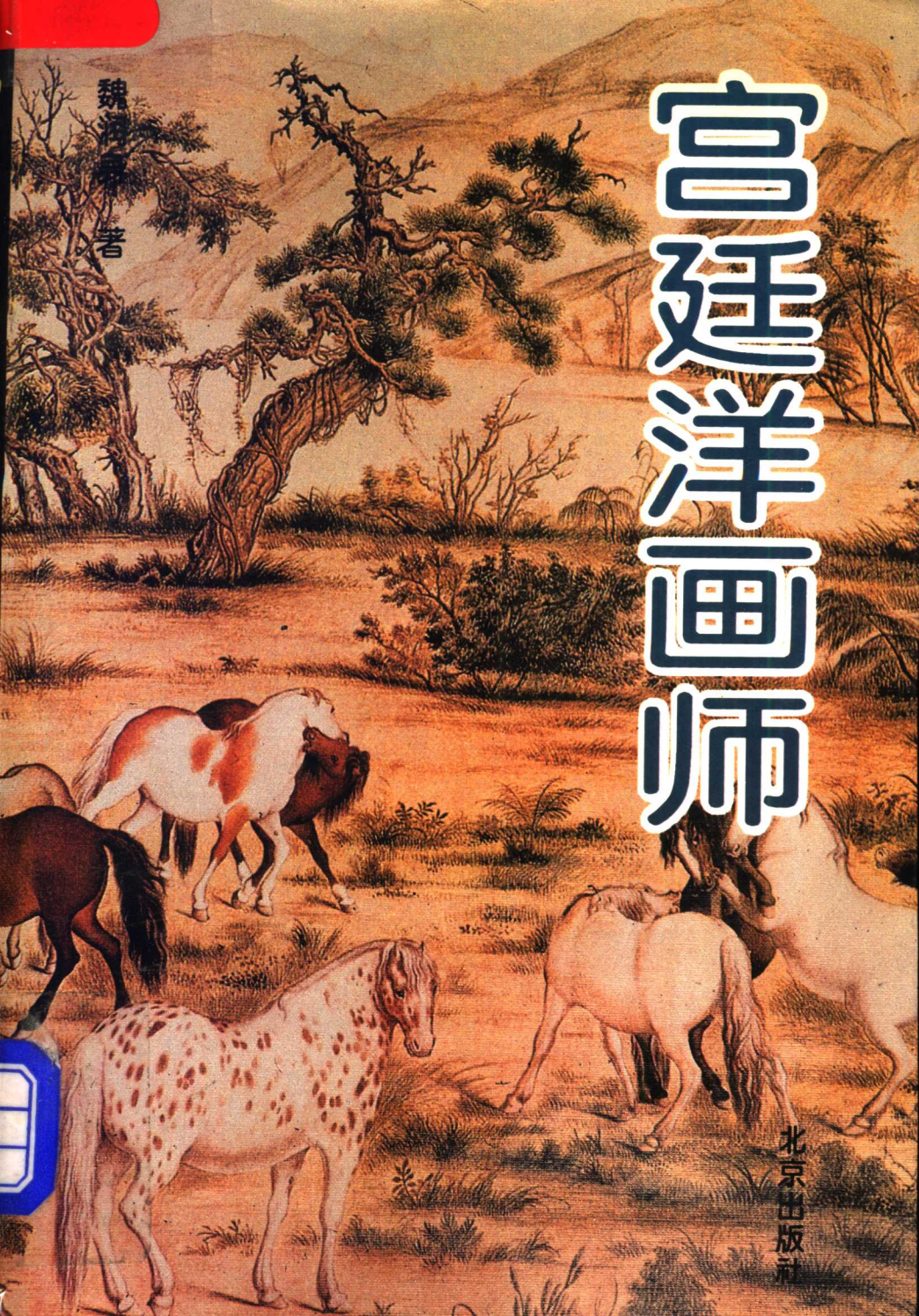


宫廷洋画师

魏海
著

北京出版社



宫廷洋画师

魏润身 著

北京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0 号

宫廷洋画师
GONGTING YANGHUASHI
魏润身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25 印张 250 000 字
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0000
ISBN 7-200-02180-6/I · 245
定 价:8.30 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宫廷洋画师/魏润身著. —北京:北京出版社, 1993

ISBN 7-200-02180-6

I. 宫…

II. 魏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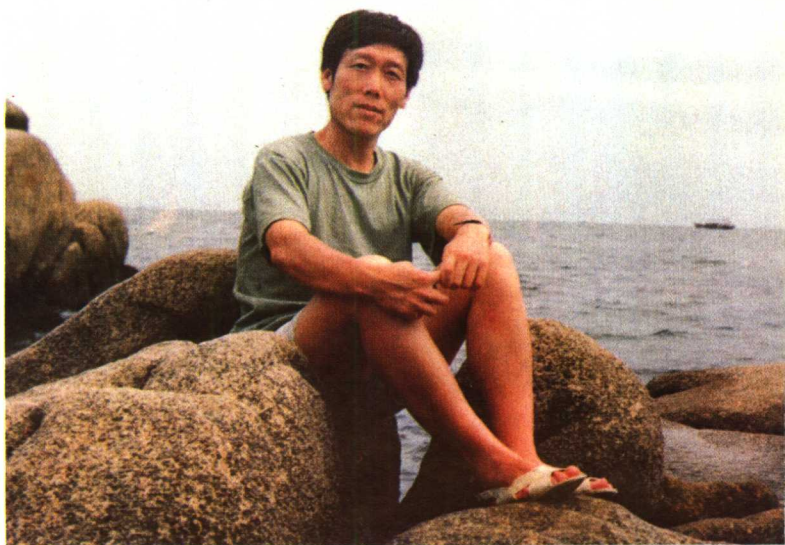
IV. I247.5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小说。主人公郎士宁是位鲜为人知的意大利传教士,历经康、雍、乾三朝,出入清宫五十余载的洋画师,头顶三品顶戴的洋人。

小说紧紧抓住东西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与文化传统的矛盾与冲撞,艺术地再现了郎士宁很有光彩又颇为神秘的一生。作品通过“冒死进谏”、“两次救驾”、“险遭后妃陷害”、“屡受太监暗算”等一系列故事情节,大胆歌颂了郎士宁对宗教的赤诚、对艺术的执着,对人生的博爱,同时也较为准确地披露了异乡做客人的复杂心态,读来令人信服。

小说情节跌宕,故事动人,人物呼之欲出,创作上体现了作者雅俗共赏的艺术追求。



魏润身 北京人。首都师范大学讲师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 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，至今发表短、中、长篇小说 250 余万字。短篇小说《私情》获首届“长城”文学奖，《血沁》获第四届“十月”文学奖。近年致力紫禁城长篇小说系列创作，已发《红玛瑙，相思豆》、《紫禁城内的冤魂》等，《宫廷洋画师》是紫禁城系列之一。

1

冬日的京城几乎没有黄昏，暮霭刚刚降临，黑暗便吞噬了一切——万籁俱寂。东堂钟楼上的大钟当当地响过七下，那厚重的声音远远地向四城播去，也绵绵地穿透教堂的内壁，弥漫充盈在君士坦丁大帝的耳际。

费隐主教、郎世宁已和君士坦丁大帝“相处”了一年了。宏伟的东堂内，南侧是大帝征战的勇武英姿，北侧是大帝赖十字架凯旋的盛景。两幅巨大的壁画虽然已经完成年余，可费隐主教每每陶醉于这栩栩如生撼人心肺的杰作，便情不自禁地感叹起郎世宁的英才，君士坦丁大帝的霸业伟绩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远远播去的钟声才被天边的黑暗蚀尽，悄无声息的教堂内，更显得清幽、冷寂、静谧——

突然，西方隐隐传来杂沓的声响，马蹄声、脚步声、嘈杂声——从未有过的混乱！

郎世宁从高背靠椅上站起来，费隐主教艰难地抻长了皮肉松弛的短脖子，幻声？不，不可能两人同时听到这令人恐怖的幻声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声音是从紫禁城方向传来的！

莫不是发生了——天，杂沓的声音如潮水涌来，越来越近！

手脚轻捷的郎世宁转身从后厅出门，急步爬到教堂围墙的一只单梯上，黑暗中尽管什么也看不清，但那急驰的八旗步兵、骑兵紧张地冲过一队又一队，向皇城的四面八方跑过去。

内城的住户有的已经战战兢兢打开门，惊恐地探出头来看动静，也有胆大的披上衣服摸到街巷口，渐渐地，街上传来议论：

康熙皇帝驾崩啦！

戌刻在畅春园驾崩的。

果不其然，郎世宁软着双腿下梯子，刚才他有过这念头，不是发生兵变，就是玄烨皇帝过世了。

待他把这噩耗报知费隐，主教僵僵地在暗夜中愣了半天，太突然了，一代开明君主突然崩逝，谁知他们这些耶稣教会的苦行僧，面临的会是什么呢？

.....

第二天清晨，大行皇帝的梓宫已于当夜归毕至乾清宫。畅春园——乾清宫，怪不得北京城乱了整整一个通宵呢。

他们急切地要和大行皇帝告别，他们急切地想瞻仰到康熙皇帝的遗容，不行，第二天第三天，他们都未被获准进入紫禁城。

直到第四天，身着孝服的西洋教士才获准进入乾清门广场。人山人海，乾清门内是皇族宗室，二品公卿；乾清门外是翰林行走，州官府尹。哭号之声震天动地，随着内宫典礼官的指挥时起时落，像抚琴似浪涛，一切都是那么合乐律有节奏。

费隐主教和郎世宁远远地向着乾清门内行了三跪九叩礼，跪在地上也情不自禁地哭起来。大清国君的灵魂升入了天国，上帝的福光会使玄烨皇帝的灵魂得到安息。安详地去吧，你的臣

民，连同异域的臣民都会为你祝福的。

一点儿都不是因哭号的氛围所致，这有节奏的号啕多么虚伪！郎世宁的鼻子却真是酸酸的，多快啊，六年前那个绿荫匝地的夏天，玄烨皇帝在养心殿西暖阁接见了。问他有什么特长，问他到大清国后的感觉怎么样。他挺直身子跪奏，一切均好，他会油画，是奉葡萄牙耶稣教会之命到大清国交流中西文化的。玄烨侧头捻须，惊异地问他刚来一年怎么汉话说得这般好。他告诉皇帝皆因一个“爱”字，在泰西祖国，在米兰、热那亚时便向往中国，神往于东方龙的艺术与龙的文化。

皇帝随即令他做画，他画了一朵红艳艳的大郁金香，皇帝满意地点头，当即赏给了阿哥允颢……

起起落落六、七年，尽管皇帝一再强调遵从“利玛窦的合儒、遵儒传教规矩”，并且几次颁谕禁教，但北京城内大大小小的教堂还是一座座地建起来。他还获准为南堂绘了天花板，为东堂创作巨幅君士坦丁征战图……

如今，雍王爷承继了大统，他不喜欢这个崇道拜佛的雍亲王。这些天市井间已有了议论，说雍亲王把“正大光明”匾后的建储秘诏改动了，本来他不是嗣皇帝。谁知道呢？其实他并不关心谁当皇帝，担心的是雍正皇帝对传教士——会不会把他们驱逐出京城轰赶到澳门去？

几天之后，大行皇帝的梓宫又移到了景山寿皇殿，大烧纸钱的祭祀活动开始了。内城到处弥漫着烟雾。他和费隐主教都没再离开东堂一步。听说雍正皇帝正在为先王祭酒，萨满太太一直在跳还魂舞。亏了没有让传教士去景山，这些违反基督教义的行为即便是迫于无奈去参加，也是对上帝的不恭与亵渎。

繁冗的丧仪使他淡淡的忧戚化为压抑与恐慌。玄烨皇帝既要“大行”，怎么“行”得这般扭扭捏捏？大清国的礼法缚絮得令人窒息。

丧仪已经进行了几十天啦！

前两天，造办处的两个苏拉弄脏了孝服，立即被慎刑司判为辱君而斩首。真惨人，如意馆的供奉谁不战战兢兢？不知什么时候谁会出毛病，紫禁城中充满了一股神秘的杀气。

丧仪结束的时候已是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之初了。一天，郎世宁刚刚进入东华门，领侍卫内大臣、充任御前行走的勒什亨从迎面兴冲冲地走过来。没容他行礼，勒什亨一步抢上来，满脸喜色地对他说：“郎供奉，我献上的西洋钟表和比利时上弦娃娃皇上全笑纳了，还嘉许我澳门之行辛苦呢。”

这不啻是他个人的好消息，郎世宁欣喜地先请安后致喜：“向大人祝福，这也是我们的福音呐。”他由衷地兴奋。

“刚才在养心殿我都出汗啦，这两天一直战战兢兢！”勒什亨一甩袖子令跟班退避，凑上来贴近他的耳朵，“过几天穆教士就要给我施洗礼，真正的皈依。”

“为您祝福，勒大人真真的了不起！”

在御前大臣、王公贝勒中，他和勒什亨交往最密。这位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后裔、贝勒苏努之六子是王公大臣中第一个信仰基督的。是勒什亨多次在康熙皇帝面前斡旋调解，才使各教团教派在大清纷纷立足。前些时候玄烨帝派他赴澳门公出，眼下得知玄烨大行又匆匆赶回来。本来敬献玄烨的西洋物什统统呈给胤禛，胤禛做亲王的时候对他的目光常常是冷而又冷的。

勒什亨高兴，郎世宁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。只要雍正皇帝仍然宠信苏努父子，传教士的日子就不会太难过。

告辞勒什亨去如意馆，他欣喜得一天都没安稳住。太阳怎么还不落山，他要把这件事赶紧禀告费隐主教。两个多月了，主教食不甘味夜不安寝，简直惶惶不可终日呐。

黄昏刚到，他便行色匆匆地走出神武门。筒子河已经结实厚厚的坚冰。夕阳残照之下，道道银光映出城阙、角楼的剪影。静

谧的皇都，无风的冬景，他畅快地大口呼吸着。多少天了，第一次又觉出筒子河边的空气很新鲜。步子好轻，走到东北角楼他情不自禁地小跑起来，憋了一整天，他要赶紧把勒什亨的消息带回去！

进入东堂的一扇小门，想不到费隐主教已然在门内伫候他

“主教，早上我碰到了御前大臣勒什亨，雍正皇帝和蔼地接见了。”

主教点头，轻轻抬起灰白绵软的一只手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“您知道了？皇上还笑纳了他呈上的自鸣钟、上弦洋娃娃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”主教的神色不安而压抑，“还有吗？”

“还有——”主教丝毫不振奋，他还滔滔不绝说什么？

“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勒什亨呈献贡品的同时，苏努贝勒府已被查封了。”

天，怎能让人想得到，勒什亨出紫禁城的时候满面春风啊！

——上帝！？

2

乾清宫果然传下上谕——

勒什亨检邪小人，伊父苏努，系七十之党，结为生死之交，朕于苏努父子，宥其罪戾，封苏努为贝勒，授勒什亨领侍卫内大臣，亦冀其感念国恩，悛改旧恶。岂知伊等仍然结党，庇护贝子允糖，将朕所交之事，颠倒错谬，以致诸事掣肘，难以办理……着伊同北京诸子，于十日内带往右内居住，到彼之后，若不安静自守，仍事钻营，差人往京师，定将苏努明正国法。

.....

胤禛罗织了苏努父子一系列罪名，甚至追究苏努在做奉天将军时有负皇考，实则归根结底只有一条：苏努、勒什亨都与允糖、允禩过从甚密，一度威胁到胤禛继位，皇上怎能不怀恨在心呐。

苏努等人被充军山西，穆敬远神父也受了牵累。他是大清宗室的布道人，勒什亨的三哥苏尔金、十弟舒尔陈分别在康熙五十八年、六十年经他受了洗礼，紫禁城还怎能容下穆敬远其人——传教士与谋篡的皇子、朝臣沆瀣一气——龙颜当然震怒了。

胤禛又重颁了禁教令。郎世宁虽然仍被留在如意馆，可他常常精神恍惚心思不定。大清国皇上真让人难以琢磨，最近的诏告上又说，将各省西洋人，除送京师效力者外，余皆安插澳门。难道传教士们来到大清，只是为皇上一人效力的？不，他要传播上帝的福音，他要把真诚温暖良知美好布施给龙的传人。可是，传经布道的机会多么难得，胤禛皇帝怎么这般孤陋固执呢。

他想一心一意研究中国文化，也想让油画艺术在大清国开花结果。可是眼下怎能静得下心，一些太监知道皇帝又在禁教，便对他取笑奚落语出不恭。隆宗门首领太监三天两头在背后骂他是“洋蛮子”、“画儿蛮子”，好委屈，自己远涉重洋难道是为了来挨骂？

也有安慰，怡亲王允祥赏识他。

春满御花园的时候，怡亲王让他画了一轴《桂花玉兔月花图》，模仿中国花鸟画家的工笔画，他把每根兔毛都纤纤细细地画出来。虽然耗时两个月，但怡亲王的由衷嘉许令他把一切辛苦都忘了。这几年对工笔画仍不甚熟，受到允祥的夸赞当然令他雀跃，怡亲王懂画，他喜欢说明自己的中国画技提高了。

秋来了，怡亲王告诉他一个好消息，皇帝要一张《聚瑞图》，

钦点他来作这幅画，构思设色全由他，这是取悦皇帝的好机会。

《聚瑞图》，这不如同宋徽宗用来考画师的题目：竹林深处卖酒家和踏花归来马蹄香——一样吗？当下他便进入了自己作画的隔间，独自一人构思运笔。第四天，一幅《聚瑞图》画出来：

在长五尺宽二尺七寸的条幅上，居中是一只豆青色的大花瓶，花瓶端庄凝重却不蠢笨，底部挺俏肚腹饱满，微敛的瓶口又展出一段颇长的修颈。瓶口绽出两朵并蒂莲花和一束金灿灿的谷穗，红莲艳丽稚嫩晨露伏脉，谷穗饱满肥硕形似反弓，莲谷相映天成一幅聚瑞图景，莲谷结束谁能说这不是绝巧的聚瑞？

画师丁观鹏虽然叹服郎世宁的画艺，可又有些不放心的。若从西洋画的角度理论，这瓶、莲、谷三物造图极准。设色的艳丽，光线的明暗形成一种极强的立体感，是妙不可言的西洋静物画，与中国的山水花鸟工笔写意全不同。皇上认可吗？雍正皇帝只喜欢大写意。

刚巧养心殿传来上谕，皇上要郎世宁亲自把《聚瑞图》呈上去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他不安，玄烨皇帝都没让他到御前呈递过画轴，胤禛皇帝怎么倒开了例？连怡亲王都替他捏着把汗，去吧，他只能忐忑忐忑收好画卷随怡亲王到御前去。

跪在养心殿东暖阁，他的心跳得怦怦的。不知皇上要干什么，也许他会勃然大怒，痛斥这张西洋静物图，那样就很糟啦。

不知过了多半天，他听到皇上轻轻诵读的声音：

“皇上御极之年，符瑞叠呈，分歧合颖之谷实于原野，同心并蒂之莲开于禁池。臣郎世宁拜观之下，谨汇写花瓶，以记祥应。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，海西臣郎世宁恭画。”

皇上一字不落念的是他的题跋，听声音胤禛不像是发脾气！

“郎世宁，你这花瓶似西洋的，而莲、谷独生于我大清，这几件物什岂能画在一起？”

“皇上，我意大利国也有莲花、谷物，民以食为天，没有五谷我们泰西人如何繁衍生息？”他款款地答，趁着皇上不曾生气。

“有谷物倒还可信，莲荷不是我大清佛国独有之物吗？”信佛的胤禛马上把它和佛连到了一起。

“皇上误矣，世上佛国可以生莲，但是莲荷绝非因佛而生，只因众生爱莲信佛，才将菩萨托于莲荷之上了。”

胤禛抬眼看看他，这位高大壮实的意大利人毛发真蓬勃：黑头发黑眉毛黑胡子，他甚至觉得郎世宁不是真正的西洋人，不似英国法国那黄毛子白毛子灰毛子，更不似红毛国（荷兰）来的红毛人，但他那高鼻深目的脸模儿又绝不是东洋人。他不喜欢这个大胡子，可他笔下的画轴又着实别具一格。就拿这幅《聚瑞图》来说，花瓶的凸凹好分明，莲谷的实感好强烈——逼真，这种西画跟真的一模一样呢。

前些天，他无意中见到郎世宁给圆明园镂云开月穿堂上画的几块绢拼画，竟然一下子惊呆了，似幻景，仿佛手能伸进去脚能迈进去，几块素绢把游廊抱厦连带空间一起收进去。有意思，所以九九登高时他想起了郎世宁，哪天让他画张《聚瑞图》，看看西洋人能聚出什么物什来。今天一见果然赏心悦目，“分歧合颖之谷实于原野，同心并蒂之莲开于禁池”，好有韵味的骈对，分歧合颖同心并蒂，实于原野开于禁池，不单单是工整，充满了谐趣敬仰与祥瑞。尽管方才郎世宁自言莲荷并非因佛而生，他也不觉怎么别扭。兴许西洋确实有莲，不然郎氏怎能描摹得如此生动？

“如意馆内你带上几个徒弟，你们西画也很有意思。”他不再继续莲荷的话题，想到大清也该有人会画西画儿。

郎世宁惊喜地眨眨眼：“丁观鹏和几位拜唐阿（满语：徒弟）已经在跟微臣学画。”

“朕知道。不过你要潜心传艺，却断断不得传教！”刹那，胤禛眼中闪出一丝凛凛与冷厉。

“是，微臣……知道。”他无奈地耸耸浓眉，屏住一口气，轻轻地吁出来。

“勒什亨、苏努一案你可知道？”胤禔突然沉下脸来。

“微臣知道。”这震惊朝野的贝勒一案谁不知道？

“他们父子怀挟伊祖之仇，恣意离间宗支，其实皆因信奉了天主教。”

“皇上……这绝对是两件事，两件事……”他虽然害怕，但怎能泯灭良心，天主教并没让大清臣民忤逆皇上啊。

“住口，你竟敢为罪臣辩理！”

“皇上，微臣的意思是……皇上不谙《新旧约书》，才以为——”

“郎世宁，你若不听朕劝一意孤行，朕将立即将你也遣送澳门。”

“是……微臣一定恪守圣规，一心做画当好如意馆供奉。”

“退下。”

他退下来。一张《聚瑞图》呈上，反倒令他更加惴惴不安了。第一次跟胤禔皇帝打交道，这位国君怎么思绪飘忽反复无常呢。正当嘉许自己的时候，他又抛出勒什亨一案，自己能昧良心吗？宗室中信仰天主的只有苏努一家，勒什亨七、八个兄弟都皈依了天主，他们不愧是努尔哈赤的后裔——时时冒死啊！因为忙于供奉如意馆，皈依、洗礼的事情他没主持，但他接受过勒什亨、苏尔拜的忏悔，他们是虔诚的上帝的子孙——多可惜，皇上竟把这唯一的一支信教宗室，加罪充解到右卫（山西）！

烦恼、愁怅、压抑，亏了皴擦点染能排遣一些胸中的积郁，不然大内的气氛真让人窒息。还好，尽管皇上当面敕令他不得传教，可传谕做画的事情多起来。也有一丝宽慰，上边之所以任他在紫禁城、三苑三山之间往来行走，皆因胤禔赏识他的静物画、通景画，要不怎么前天又传下上谕，将他由三等供奉升为一等画

画人了呢。

但是，右卫传来的消息令他心痛。中国历代皇帝都强调统，对人民的信仰进行野蛮的控制，所思所想所信岂能强令一统？愚昧，暴虐——令人怒火中烧，令他郁郁忧愤！

3

苏努在山西颠簸劳顿疾终，临终时步几个儿子的后尘也受了洗。消息传来胤禛怒不可遏，当即颁谕将自己的兄弟允禩和苏努一起削籍除名，而后将苏努开棺戮尸，直到苏努的尸体成为血肉模糊的烂泥。

对苏努的六子勒什亨，刑部用大石夹将他双腿挤烂，让他招供为他们受洗的传教士。勒什亨只招认自己有罪，拒不供出为他受洗的法国传教士穆敬远。刑部只得判他自尽，他不死，狱吏强行用一麻袋沙子将他闷死了……

耶稣教会从各种渠道获知了这些情况，郎世宁每晚盘桓在圣母像前难以入睡。真想奔波于右卫、南京、杭州与刑部之间，勒什亨的兄弟苏尔金、鲁尔金、舒尔陈分别被关在各地受刑难。多么坚贞不屈的信教家族，爱新觉罗天下的开国元勋努尔哈赤，想得到长子褚英一脉的嫡孙会如此虔诚地信仰上帝吗？可钦可敬，却又令人隐痛迭生。自己于难中的教友能做些什么？宫闱之禁壁垒森严，也只能为他们默默地祈祷与祝愿呐……

他常常想起里斯本格因勃拉院长对他的临行嘱托：“中国是个极为封闭、神秘的东方古国，你肩负着传播福音与文化沟通的双重使命，如果传教难成，那就倾心致力于中西绘画的交流与融通。”所以，这些年来他兢兢业业往来于东堂与紫禁城，怎能辜负格因勃拉院长的期望与嘱托呢。

胤禛皇帝的性格好恶也实在令他琢磨不透：剪除异己是

他，励精图治是他；横征暴敛是他，体恤民生是他；有时他三天不阅奏章，有时午门敲错一次更鼓他却听得清清楚楚；当初玄烨皇帝多么洒脱，围猎、南巡、诗文、绘画，豁达豪放得让人把他看得很透很清……

如今呢，胤禛继位三年了，连御前大臣都对他摸不准——心计太多，满朝文武都战战兢兢，何况他这个如意馆的供奉了。

第二年正月又到了，如意馆七品员外郎赫达塞告诉他，皇上急召他到御前去。他一惊，每次做画都由赫达塞亲传上谕诏告图案，这回叫他去养心殿干什么？他疑疑惑惑地绕到西一长街，然后进了养心门。

被太监带入养心殿内的东暖阁，他竟然目瞪口呆了。御座上端坐的是谁？那是大清国的雍正皇帝吗！

他是不敢认胤禛——

腊月里，巴多明教士从广州来京递交教皇书信，将一件制作精美的西洋假发呈献给胤禛。胤禛问这件贡品有什么用，巴多明告诉他，西洋宫廷内盛行假发，戴上它会大增威仪平添风度。胤禛摩挲半天将它收下，当晚便试着戴了戴。很神奇，立刻变了一个人，长发披肩满头卷花，他俨然也成了个洋蛮子。事后他问左右既是假发怎么做成黑色的，一位机灵的小太监马上对他说，洋蛮子也有黑发的，郎世宁不就是一个吗。对呀，他忘了，郎世宁那蓬勃的头发跟这假发一模一样的。

今天，他又把假发戴上了。

郎世宁怔怔地跪在地上不敢细瞧，上边端坐的是雍正皇帝？

“郎世宁，你知道朕今天传你做什么？”

——是皇帝！他微微把头抬起来，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，大清皇帝怎么把西洋风行的假发戴到了头上，爱新觉罗氏不只崇尚脑后的那根辮子吗？

没容他回答，胤禛竟从御座上走到他面前：“我是让你看一

看，这假发戴在我的头上好不好，”他伸手一抚郎世宁的头发，“平身吧。”

他惊惊疑疑站起来，面前的胤禛哪还像那位雍正皇帝。一条波斯围巾系在颈上，一件法兰绒大披风搭在双肩，乌黑的卷发长发使他的脸庞变窄了额头压低了，但五官在黑亮的卷发下显得生动了紧凑了——英武，挺括，还真有些康熙大帝的影子了呢。

“皇上这一身装束，年轻了好多好多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假发就是让人焕发英姿返老还童的。”

“你们西洋也有不少巧东西，”胤禛转身，命人捧出一只锦盒，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只冷暖器递到他面前接着说，“这个料器管子有什么用处呢？”

想不到皇上今天有这般好心境。他接过那只寒暑表，用手捏住它的最下端，一条鲜红色的液体线微微向上升起来：“皇上请看，”他手一松，那红色的线柱不动了，“这是我们西洋人制做的温度计，用来测量温度变化的。”

“这条红色水线是什么？”

“是水银。”

“水银怎么能忽而拉长忽而聚缩？”胤禛不懂，这小小的料器管子很奇异。

“我们西方物理学把这种变化叫热而胀冷即缩，温度计就是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做成的。”

胤禛似不清楚什么物理学，他将冷暖器倒过来，依样用手捏住它的底端：“用手一温这红色的水柱不就反而往下去？”

郎世宁笑笑说：“不管向上向下，皇上看温度，要依据上面的刻度。”他指着那些纤细的横线和阿拉伯数字。

胤禛看了半天，兴致锐减地摘掉假发对他说：“你把这冷暖